



广西少数民族织锦图案选集



漓江出版社

廣西少數民族織綿圖案選集

包日全 編繪

張竹題圖

广西少数民族织锦图案选

包日全 编绘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24印张 4 插页 字数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册

ISBN 7—5407—0299—0 /J·47

定 价: 9.50元(平) 13.00元(精)

前 言

广西民族织锦风格独具，技艺精湛，是传统的民族民间优秀的工艺美术品，以壮锦、苗锦、瑶锦和侗锦最为著名。它取材广泛，图案别致，纹样精美，色彩瑰丽，质地结实，为壮、苗、瑶、侗各族妇女世代相传、亲自制作、使用，符合本民族审美情趣，具有实用功能，广泛用于床毯、被面、背带心、腰带、头巾、挂包、坐垫、壁挂、锦屏等上，是各民族人民喜见乐用的生活特需品。

广西汉代即有棉麻交织的五色斑斓的“斑布”。唐宋时期，民族织锦在“斑布”的基础上吸收其它织锦的技艺而逐渐发展起来，明代万历年间已成为“贡品”。清代织锦生产已遍及广西各民族地区。《柳州府志》中记载：“壮族各州县出，壮人爱彩，凡衣裙巾被之属，莫不取五彩绒杂以织布，为花鸟状”。《庆远府志》中写道：“土锦各处皆布”。《永顺府志》中的记载表明织锦效果和技艺已明显有别于一般家庭织布机的织品。

广西民族织锦作为有着审美意义的实用工艺品，不仅是物质生产的产物，也是精神生产的产物。织锦图案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同一切精神生产一样，如马克思指出的，都是在对物质生产的

双重依赖关系中进行的，即精神生产的性质由“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这两者决定。织锦图案作为人所创造的美的形式，它不是一般的形式，而是“有意味的形式”，因为它是积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形式作为“有意味的形式”的织锦图案积淀（溶化）了产生这些形式的，处于自然经济社会阶段的壮、苗、瑶、侗民族特定的社会内容和社会情感。有在龙、凤、虎、狮图案中显现的对超人魅力的崇拜；有在雷纹、云纹、水纹、回纹、万字纹中寄寓的对去祸求福、遇难逞祥、乾坤转换的祈求或信仰；有在花、鸟、鱼、虫纹样中寄托对爱情或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相当多的织锦图案中，这“有意味的形式”所寄寓的情感又是难以用概念言说和穷尽表达的。一些图案形式由于多次重复和仿制，日渐失去原有的新鲜，而成为规范化的美的形式。各民族自身经济、文化以及工艺技术发展的特殊性、所处的自然环境的特异性促成了织锦图案在色彩、形式创造、组织排列等形式特征的形成，所表达的情感意味也略有不同，形成了各不相同的审美情趣，构成了各自的艺术特色。

从本书收入的织锦图案中还可以看到：单纯的对自然形象的模拟已经被几何形式或以几何线条表现的自然形象所代替，装饰作用得到了高度的强化，各民族都形成了在织锦中反复运用的传统形式符号。此外，在漫长的实践过程中，织锦的实用性、审美性、工艺性三者之间已经被娴熟地有机的融为一体。每一图案都适应生产工艺的要求，生产工艺的制约又促成了特有的形式特点。正是在对受制约的形式的自由运用中，展现了作为设计者又同为织造者的各族妇女卓越的美的创造才能。在织锦图案的创造中，既有使首符合织造工艺进行编排组合的逻辑思维，又有创造美的形式表达情感意味的形式思维。

广西民族织锦图案的艺术魅力，是各民族人民智慧和辛勤劳动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光彩熠熠的珍宝之一。具有民族艺术共同因素，类似的形式符号，情感意味和形式追求。今天保存和整理各民族的文化艺术遗产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华民族文化博大恢宏的巨流是由各兄弟民族文化的支流汇聚而成的。整理出版这一织锦图案集的目的就在于介绍广西各民族的传统艺术，提供进行民族艺术的探索、比较、研究和借鉴的材料。对作为民间艺术发展的传统民族织锦图案的分析与研究，将有益于创造和形成适应当代社会——工艺的变化，符合现代人的文化——心理需要，有着我们这一时代的生活情趣和美学特征的织造工艺品或其它实用艺术品。

张文祥 包日全

一九八六年七月



1 被面花边织锦



3 背带心织锦



4 被面织锦





6 被面织锦











